

序言

作者令我寫序，誠惶誠恐。雖然大半輩子舞文弄墨，為他人著作寫序，還是頭一次。何況是這樣一位作者，這樣一個天大的題目。

許多年了，我喜歡作者的文筆。行雲流水，大開大合之間，每每帶出一抹俄羅斯式深沉底蘊的憂郁。范仲淹千古絕唱：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，是進亦憂退亦憂，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樂而樂。」接下來再問，然則天下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「無產階級祇有徹底解放全人類，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。」中國士大夫先憂後樂的獻身精神，數千年一以貫之。¹《岳陽樓記》與《共產黨宣言》相結合，恐怕是中國共產黨至今紅旗不倒的依據。

許多年了，我欽佩作者的灑脫。按照當今的說法貼標籤，作者當屬於不合時宜的一派。於是，青燈黃卷爬格子，作者無怨無悔，憂而慮之，樂此不疲。一次，他鼓勵我著力發現和團結更多年輕人，共同繼續艱苦的探索。「或者說，他們（指年輕人）把我們發現和團結過去也行啊。」

許多年了，我驚訝作者的勤奮。年過花甲，筆耕不輟，從歷史到哲學、到科技，從非洲到拉美、到俄羅斯，踏著時代的鼓點，弔古尋幽。閱歷之廣，產量之豐，令人難以置信。一個自然的推斷是，作者從來沒有休息。後面「作者的話」自己說，「工作是弄文字，工作之餘還是弄文字。否則就惶惶然，渾身不自在。」

¹ 說是「先憂後樂」，實際邏輯是祇有憂、沒有樂。孟子所謂「君子有終身之憂」是也。

東歐易幟，蘇聯解體，社會主義陣營成為過去時態，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分道揚鑣。黑格爾的辯證法，成為福山《歷史的終結》之哲學支撐。費爾巴哈的歷史唯物主義，庸俗化成全球一體美國化的唯利是圖。² 與基督教的原始共產主義相對應，是當代所有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復興。在拉美，「解放神學」如火如荼。在阿拉伯，伊斯蘭復興風起雲湧。走到這個歷史前進方向不明的三叉口，9.11 以後，經過三年大張旗鼓的全球反恐戰爭，面對越反越恐的戰爭效果，2004 年，布熱津斯基新著《美國的抉擇》，重新概括今天的世界形勢：「不注意動亂，就是忽視當代的問題重心：全球人民在政治上已經覺醒，對人類不公狀況越來越無法忍受了。」³

什麼是共產黨？從馬克思、恩格斯發表《共產黨宣言》以來，第一國際、第二國際、第三國際、第四國際，盧森堡、李普克內西、普列漢諾夫、托洛斯基、列寧、斯大林、毛澤東、金日成、胡志明、卡斯特羅、格瓦拉、科爾布特，德國共產黨、法國共產黨、意大利共產黨、美國共產黨、日本共產黨，蘇聯、南斯拉夫、匈牙利、捷克斯洛伐克、中國、越南、朝鮮、古巴，武裝起義的和議會鬥爭的，奪取政權的和被殘酷鎮壓的，李大釗、瞿秋白、蔡和森、楊開慧、方志敏、毛澤民、楊靖宇、馬本齋、董存瑞、劉胡蘭、江竹筠、黃繼光、毛岸英、楊根思，志士仁人大義凜然，

² 布熱津斯基指出：「即使推動全球化最力的人，也擔心社會正義不彰。沒多久，就有人指責全球化成了新的全球剝削主義。批評的人說，全球化在道德上維持中立、精神上空泛，已經成了超級唯物主義的新意識形態，比馬克思主義還唯物。全球化被人說成是公司會議裡自私自利的教條，缺乏對社會正義、愛國情操、道德、倫理的關懷」（布熱津斯基：《美國的抉擇》，（台灣）左岸文化出版社 2004，第 158 頁。）。

³ 布熱津斯基：《美國的抉擇》第 218 頁。

拋頭灑血前赴後繼，為了建立沒有人剝削人、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而獻身，而努力奮鬥。

既然是理想的追求，當然不是現成的現實。理論與實踐的探索，失敗，挫折，犯「左」的或右的錯誤，犯方向性、路線性錯誤，摻雜進來形形色色的投機份子，複雜鬥爭中的私心雜念，每每導致自己付出巨大而慘痛的代價，連帶人民付出巨大而慘痛的代價。有人說這些是徒勞，有人說這些是罪行。古往今來，什麼時候不是少數人統治、奴役多數人？斯巴達克斯的奴隸起義是徒勞，倘若起義勝利了，斯巴達克斯沒准自己當上奴隸主。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是徒勞，倘若起義勝利了，陳勝吳廣一定自己當皇帝。看著別人當奴隸主、當皇帝不高興，硬要不惜流血犧牲，取而代之，美其名曰追求理想社會。但是，倘若真的沒有了這些徒勞無益的反抗，高科技重新裝修的羅馬競技場，今天一定場場爆滿，生意興隆，比足球世界盃還熱鬧。所以，不管追求理想社會的理論與實踐，探索得多麼艱難曲折，付出多麼巨大的痛苦代價，人類社會的進步，恰恰是在這個追求和探索中實現的。叫共產黨也好，不叫共產黨也好，從奴隸勞動到僱傭勞動、到婦女解放，從宰殺土著到殖民統治、到民族獨立，多數人反抗少數人的統治和壓迫，包括文的理論探索和武的武裝鬥爭，永遠是剿不滅、壓不垮、擋不住的歷史前進動力。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舉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

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不閉。是謂大同。⁴

真正共產黨人的理想追求，是幾千年來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恆。

王小強

2005年3月10日香港

⁴《禮記·禮運篇》。